

# 古往今来 千灯照亮

范小青



去昆山千灯镇的这一天,天气很热,晴空万里,烈日当头,以为在这样的日子里,大家都要躲在空调里享受安逸,贪图清凉,是懒得出门的,或许,我会又去一个烈日下的清清的千灯?

不过,我错了。车子还没有到达,远远地就已经感受到古镇景区那边的热热烈了,人山人海,人声鼎沸,像是个十分喜庆的日子,又像是某个重大的节日。

其实,这只是很平常的一天。停车场车位已满,只有等待路边的车出来,外面的车才能进去,这一出一进,一批人走过了千灯,又一批人来到千灯。

我无意去打听,这一天千灯的人流量有多少,数据是能够说明问题的,但是首先让我觉得疑惑的是,这么热的天,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到千灯?

说是疑惑,其实更多的是兴奋,是感慨,至少,我知道了,有许许多多的人都知道千灯。

至少,我看到了,许许多多的人都愿意来千灯,他们顶着烈日,冒着酷暑,比天气更热的,是对于千灯的热情。

我在停车场和附近的路边,看到不仅仅是苏州的车、上海的车,还有河南、河北、四川、江西、辽宁、吉林,等等等等,各地都有。

原来千灯的灯火,已经放射出灿烂的光彩,一直照耀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

十分意外,更是十分地欣喜。现在我已经站在千灯古镇这里了,熙熙攘攘的人流,闹哄哄的

场面,并没有影响我对于千灯探古寻幽的情绪,正如我常常一个人在拥挤的车站放空心情一样,人山人海的街,恰恰烘托了我内心的宁静,店招林立的旧巷,我们在这里与历史相遇,和故人接通我们的精气神。

在繁华热闹街道的两侧,镶嵌着过往的丰厚的文化印记,而现代的时尚表象后面,背景是遗存的明清和民国初的古建筑,或者是修旧如旧气息依然的老宅子。

让我们一一地看过来,走过去。让我们细细地体会和品味,千灯到底是什么。

顾炎武故居,故居内景点分立,诗书画遍布,无不体现出先生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精神风骨;

顾坚纪念馆,六百年前,顾坚在这里开创了它的“昆山腔”,从此,昆曲从千灯走了出去,走得远远很远,走得很长很长;

余氏典当行,一座明末清初徽商典当行,让今天的我们,看到了从前的民间烟火仍然在这里升腾;

秦峰塔园,始建于南朝的秦峰

塔,这是一座历经沧桑、千年不败的信仰之塔;

千灯馆,灯,是旧日的重温,是记忆的流淌,是文化的追寻,千灯馆的一千五百盏灯具,带着我们从原始社会出发,穿越五千年的光明之路;

还有,世界第一大玉佛;

还有,徐福东渡启航之地……

还有许许多多的桥,歌马桥、永福桥、汶浦桥、西宿桥……跨过一座一座的石桥,像是走在自己的童年;

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,尚书浦、七千湾、三官堂、剪刀浜……念叨着这一个一个的名字,找到了回家的感觉。

这就是历史,就是往事,就是千灯的底气,也就是千灯的昨天和今天的交汇之处。

眼前的千灯古镇,已然将昨天和今天这样的两幅两极图融合在同一页画面里了。

一幅小镇全景图,盛世滋生图,夏日繁华图。

一幅风情画卷,一派生活的生动,一片风民俗民情的烟火。

千百年的时光已经流逝,但是,生活仍在延续,古镇仍在生长。在这里,昨天和今天,没有違和感,没有丝毫的割裂感,它们是融和的,是一体的。

是的,历史是安静的,现实是喧

闹的,但是喧闹的现实没有割断历史的传承,历史在这里,不断散发出它永不磨灭的光泽;

是的,往事是沉默的,今生是灵动的,但是灵动的今生没有中止往事的动静,往事在这里,仍然回荡出它的永不暗哑的声响。

我们看到了,在众多的江南古镇中,千灯注重了它的差异化发展,千灯打造了她的小而全的特点。在这里,先贤文化、戏曲文化、典当文化、灯文化、水乡文化,交相辉映,展示着这片土地物质和精神富饶。

千灯就是这样一个小而全的独特的典范,小镇大世界,古地文脉深:“一街一河”“一山一塔”“一寺一佛”“一人一曲”,江南古镇的文化积淀,这里应有尽有,砖瓦瓦,渗透着浓郁的江南味道,小桥流水,流淌着深厚的文化气息。

千灯的这一切,既是大自然的馈赠,更是千灯人持续不断的努力、继往开来的奋斗得来。

无论是从前的大家人家,还是今天的普通百姓,或者只是当下的一个远方游客,在这里结下和千灯缘分,无论浅与深,无论长与短,无论多与少,缘分让我们走进千灯,让我们记住千灯,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,想念着千灯,让我们寻找一切的机会,再来千灯。

在离开千灯古镇前,我被香味扑鼻的臭豆腐拖住了,那北方的大姐问我辣酱还是甜酱,我是苏州人,口味清淡,什么酱也不要,那大姐笑道,呵呵,干啥?

千灯街头的那一声质朴的笑,穿入了我的心脾,留在了我的心底里。

喂——船娘! 坐您的船好吗?  
好了! 好了!  
船娘从船上起身,露出并不洁白、齐整的牙齿,憨憨地向游客微笑。

到泰州免不了游溱湖。溱湖在泰州城东北二十五公里,那里有个溱潼镇,溱湖就属于这方宝地。游溱湖先乘快艇,在浩渺的湖面飞驰过后,到展馆里听一段霸王争霸的故事,再走过一段木桥和水杉林,就到了有芦苇荡的水岸。放眼望去,河网交织,洲滩棋布,很多船娘就在岸边恭候游客。

船娘很有历史,据记载,隋炀帝下扬州时,就偏爱用船娘为其服侍。之后各朝代船娘便渐渐成为职业,但哪个地方船娘名气的大小,则与文人骚客的名气关联甚密。“西湖水滑多娇媚”,是宋朝诗人秦少游的吟诵,那时西湖的船娘名噪一时。扬州的文化里少不了船娘,源于古代诗文里的描述。船娘撑船时是何种姿态,郁达夫在《扬州旧梦寄寄堂》中,描写得最为生动细腻,因之扬州船娘就成了一道风景。

溱湖有船娘只是近二十年间的事,因当地对溱湖一带湖泊和湿地的开发,便有游客要乘船一游,随之才有了摇橹撑船的女人,所以溱湖的船娘自然不在行。

有芦苇夹护的水路,蜿蜒至茂林深处,不时有野鸭振翅而起,禁不住让人心神往之,便想坐船探个究竟。船是木制的,漆色暗红,座位顺两侧排列,四人到六人不等,上有船篷遮盖。所有船娘穿的是一个样式的服饰,大襟上衣白底蓝花,灰黑色的裤子,戴的头巾则颜色各异,红的紫的蓝的,各色相兼的也有,她们蹲坐在各自的船头,只是对岸边的游客细心地张望,却不喊出声来搅生意。

诗文里和记忆中的船娘,大都长得娇小玲珑,但眼前的船娘则都已是中老年。待我们上了船,船娘已在船尾站立。她的身材不高,已显驼背,脸上布满了褶皱。她要我们坐稳,先用竹篙将船撑离岸边,然后扬起橹来。行船中,我的目光不在风景,而在摇橹的船娘,她脚穿一布鞋,稳稳地站立于凸起的船板上,手握着橹柄,扬起橹来轻缓而带节奏,脸上笑盈盈的。我与她攀谈,她姓周,六十四岁,与儿子一家三口一起生活,八十四岁的婆婆习惯早起灶,住在她家附近,生活费用由她和丈夫提供。

过了一段芦苇繁茂的水路,她用力摇橹,旋即使出一个斜拉的动作,船很自如地转了个弯,水面忽然变得宽阔起来。我们一行六人注视着前方的水面,阳光正好给了水面一半的光亮。伏在芦苇上的光线,被微风一阵轻抚,现出一片迷蒙的亮色。也许驶入这个场景,她才有了兴致,突然放喉一曲扬州小调——

叫我这么里咄来/我啊就的来了/梭我的芦柴花/清香那个玫瑰玉兰花/花儿开/蝴蝶那个恋花啊/岸姐那个歌啊/鸳鸯那个戏水要郎猜……

扬州小调也叫扬州小曲,起源于古老的扬州民歌,在江苏省内外流传甚广。没想到一位老年妇女唱出的小调,竟是那么甜美动听,要不是在她的身边,一定以为是出自哪位年轻姑娘之口。她唱扬州小调时很自然,时而看看远方,时而又看看我们,没有丝毫羞涩,显然接待的游客多了,唱小调已是习以为常。

前方有一只游船离我们很近,船娘略显瘦高,腰身却不见一点躬弯,一头白发在阳光下如雪一般飘动。我指向她,问身边的船娘:她有多大年纪?“七十七了!”一听年龄,我们一行人吃惊得“哇”了一声。想不到,如此高龄的人也来当船娘。那位船娘撑船时一直朝前看,我看不清她的脸,只看到她随橹摇晃的背影。也许是刚才周姓船娘唱出的小调,唤起了蓄积在内心的热情,她忽然拖出一声清脆的长音,唱得洋洋盈耳,颇有几分凤鸣鸾吹的美妙。

我去过江南的几个水乡,也坐游船听过撑船人哼唱的小曲,有的是老汉唱的,一张口能数清有几颗牙,偶遇能撑船又会唱歌的女子,岁数都很年轻。到了溱湖就不同了,凡是在此摇橹的船娘,都会唱几首甚至十几首民歌小调。

如此高龄的老人来水上当船娘,还有这副好嗓子,真令人赞叹不已! 听导游说,这里的船娘年龄最小的五十六岁,心里又忽地生出一种莫名的怜惜。

顺着溱湖的边际,一眼可望“三湖”,“三湖”不是湖的个数,是临湖而兴的村落,即湖南、湖西、湖北村,四五十位船娘,分别来自“三

# 船娘

杨俊文

湖”的村落。停船上岸游览,过了两座木桥,穿过一条林荫小径,看见一方宽阔的荷塘。晚秋的荷叶,碧绿虽是褪了几分,但可想而知,夏里荷花绽放的绚丽。想着想着,思绪放飞了一阵,猜想船娘的过去,怕是也有一段如诗的采莲生活。

以《采莲曲》为题的古诗,大都描写采莲女驾舟采莲的场面。边塞诗人王昌龄被贬时一次出游,看到绿叶红莲中的采莲女,立即将悲壮与豪放化作了雅意柔情,轻吟出“荷叶罗裙一色裁,芙蓉向脸两边开”的诗句,让后人诵读不厌。溱湖一带水多,种荷是不可少的。据记载,溱湖八景之一的北村莲社附近,很早以前就有十里荷塘,清初著名诗人吴嘉纪就曾到过这里,诗赞此地“藕花莲叶遍里巷”。后来由于水流淤堵,荷塘渐渐消失。但这里的荷塘不少,也许如今的船娘便是当年的采莲女吧!

起初,船娘并不懂“开发”的含义,直到看到溱湖的面貌今非昔比,来这里游玩的人一天比一天多,才意识到这景象与开发有关。尽管溱湖一带的人们有许多致富门路,但依我的想象,为游人撑船该是男人,这里有句俗语“溱潼女子主内外”,女子一人内帮于一肩,破了许多地区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的习俗。当然,溱潼的男人们绝非无所事事,他们当然要为家辛勤劳作,只是女人们既要忙于家里,也要忙于家外。

据说,船娘们在年轻时常常划船走水路,去耕种自家的水田。眼下这把年纪,不下水田了,转而成为游客们观光摇橹撑船。这是她们始料未及的。摇橹船与下田使用的船不同,下田的船要用桨划动,桨板在水里划动一次,需要将其提高水面,然后再放入水中,如此重复动作。虽有“一橹三餐”之说,但并非一橹便成,还要重新学起。船娘说,她们上船前参加了培训,没用上两天就学会了摇橹。看来,用桨划过船的人再驾摇橹船,还是容易得多。

摇橹不过是一桩营生而已,有人乘船一游,船娘摇橹便有了收入,一天下来,由景区付给几十元的收入,是否还有其他酬金不得而知。船娘唱歌虽然不白唱,但游人给的酬谢只是一星半点。对此,船娘并不计较,给与不给,给多给少,兴致依旧不减,一路总要唱上几首小曲,以表达对游客的热情欢迎。拉起家常,我了解到这位船娘的儿子儿媳就在附近的企业做工,丈夫还能种田,全家生活可算殷实。看来,船娘的差事并不是生活所迫。

是否因为对于船亲近的情感深藏心底,这份水上情缘难以消逝,所以才来摇橹? 我一边揣测思忖着,一边问船娘,她的眉毛向上挑说:“人不能闲。”过去,苏中一带的农民,生活很是清苦,溱潼也不例外。船娘都已上了年纪,自然有过为温饱拼搏的岁月,而当日子渐渐变好,本该可以享受清福,可为何要不辞辛苦整日早出晚归、面对八方来客呢? 这绝非一句“人不能闲”所能解析得了的,怕是牵涉了对传统与美德、人性或命运的探究。

“我们是溱湖的船娘/土生土长在水乡/印花褂子穿在身/一方头巾扎头上/扎头上/一篙撑破水中央/最小的五十六岁,心里又忽地生出一种莫名的怜惜。”

顺着溱湖的边际,一眼可望“三湖”,“三湖”不是湖的个数,是临湖而兴的村落,即湖南、湖西、湖北村,四五十位船娘,分别来自“三

岁月如歌

# 遇见春天,遇见你

——致且己村的羊肚菌

曹志辉

你于贫瘠的土地蛰伏  
霜冷天长  
冻不住你的渴望  
山高水长  
你承受风  
承受雨  
承受着晦暗与无尽的张惘

花开有声  
你终于破土而出  
低眉,浅笑  
在时间之外  
如玉人出浴  
以伞的姿态  
撑开村民脱贫致富的梦想



画说王道 王蒙文 吉建芳绘

# 咏花 (七绝)

郑有义

## 咏梅

百媚千娇俏女魂,  
融冰润玉立柴门。  
怜看红绿争妍苦,  
独以清芬守至纯。

## 桃花

三月桃花惊艳艳,  
夜聆好雨点新枝。  
唯叹春短君心倦,  
一树娇羞悦已迟。

## 杏花

天宫垂爱满庭芳,  
玉女临风压海棠。  
堪惜一尊豪杰胆,  
燕环无惑有心墙。

## 之二

风来遥送沁人香,  
隐隐约约未出墙。

## 世上登徒虽好色,花心不乱也空忙。

## 荷花

谁家碧玉大如池,  
水阔天然一首诗。  
不以风摇夸秀美,  
只缘纯洁惹人痴。

## 君子兰

花中君子世称奇,

## 高冷何妨也入时。价值连城非我愿,清风一缕送相知。

## 牡丹

不媚王侯不羡仙,  
天香国色自堪怜。  
青莲三唱清平调,  
亦惹时人入梦牵。

蒲松龄最初是个业余作者,他在一报一刊发过很多文章,一报是“黑板报”,当时蒲松龄是“民办”老师,黑板报就是蒲松龄的自媒体;一刊是“墙头刊”,蒲松龄家徒四壁,四壁皆可涂鸦。

蒲松龄当业余作者,极富业余精神,何谓业余精神? 一言以蔽之,即:只问耕耘,不问收获。“相传先生居乡里,落落无偶,性尤怪癖,为村中童子师,食贫自给,不求于人。”小县城之“文青”作品,呈小报敬请编辑斧正,偶尔或能发,向大报刊投稿,多半是一杆鸟枪打千里外靶。

蒲老师平日口吻呀呀当孩子王,不能丢了粉笔去“敲键盘”,到了假日,月出惊蒲公,下弦月当晨曦初照。“每临晨携一大磁器,中贮茗茗,具淡巴菰一包,置行人大道旁,下陈芦衬,坐于上,烟茗置身畔。”有的作家喜欢凌晨铺卷展纸,谓斯时也阳气上升,灵气可勃发。而蒲公斯时斯际,一壶茶,一包烟,一条凳,一个人,枯坐于村头大榕树下,守株待兔。蒲公认定,每一个从此处经过的人,都腹含一篇锦绣文章,蒲公要从其腹中挖出来。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。大清早人家要赶路,蒲公却扯住其衣角,客官,兄弟,喝杯茶,抽根烟,坐个凳,扯个卯谈(聊聊天),“见行道者过,必强执与语,搜奇说异,随人所知;渴则饮以茗,或奉以烟,必令畅谈乃已。”

蒲公搜集素材其法或笨拙,却比如今网络作家宅男宅女闭门造车要好,网络写手与蒲公所写者都是个鬼,然蒲公写鬼写妖高人一等。令人叹息的是,

网络写手名利可即时兑现,而当年蒲公“如是寒暑二十余年,此书方告成”。

此书为《聊斋志异》,笔法超绝,极具经典品质。书写出来,却没有出版社正眼瞧,书商素来鼻子灵,能寻到各种畅销书的气味,此次也失灵了。蒲公的书稿在各大出版社与小书商处跑路子、转圈子,最后丢入纸篓子。《聊斋志异》转了三五十年都不曾转出家门路来。

不过,也有识货的,文坛首席王渔洋很有眼光,别人看不出《聊斋志异》是好书,王渔洋瞄一眼,便晓得此书作者是个人才,可领风骚数百年。王渔洋想买断这本书的版权,即付你稿费,不具署名权。王渔洋诚意三顾茅庐,“特访之,避不见,三访皆然。”“既而渔洋欲以三千金售其稿代刊之”,然蒲公志意不失志,“执不可”。因此书没有出成。“蒲留仙《聊斋志异》脱稿后,百年无人任割制。”蒲公性朴厚,笃学重名,而孤介峭直,尤不能与时相俯仰。

好书在民间。《聊斋志异》花费蒲公二十年,生于民间,长于民间,流行于民间,最先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传播。蒲公好友唐梦赉与济南朱氏读其书,知其价值,都是穷朋友筹不起书号费,便买来几本信纸,向蒲公借来原稿,一字一字,一句一句,一页一页,一卷一卷,手抄,终使得此书传播开来。手抄之手抄者,不知凡几,“人竟传写,远迹借求。”

这惊动了书商,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,莱阳人赵果投资,买来了手抄本,排版刊刻,顿时成为畅销书,卖得火扯

火。几乎同时,南方人王令君也被这本民间手抄本所吸引,马上投资出版,结果卖书卖得脚起泡。一时间洛阳纸贵,各地书商,正版盗版,一版十版,一纸风行,风行天下。据统计,其时刊刻《聊斋志异》有三十多种版本,“蒲氏松龄《聊斋志异》,流播海内,几于家有其书”。

蒲公书稿终变书籍,离其过世已半个世纪。此书于作者生前不受时人见,死后半世纪,却广受后人宠。书有何质? 从来佳者似佳人,多红颜薄命,佳人如花,好书如根。“根到九泉无曲处,世间唯有蛰龙知。”好书好稿藏诸名山,如根到九泉,未足为外人知。世易时移,根发芽,长枝,生叶,开花,叶茂枝繁,繁花似锦。锦绣华章,不容于时,不宜于时,不识于时,不盛于时,未必不容于史,不宜于史,不识于史,不盛传于史。

好文章好作品,不同于时花;书与花相比,或有异质焉,其异质是一坛醇酒,经得起时间的发酵。《聊斋志异》其异处,非仅志异,亦有异质,即读者时不赏,异代有知音。清初王船山先生著作等身高,思想齐天日,时人识不得。其著作藏在自家樟木箱子里,湘人邓显鹤翻读,如读天籁,便介绍与乡党曾国藩等人,出资翻刻,梓行天下。船山学说顿成学界岳麓山峰,耸天地间。此时节,王公过世已二百年来。

好书如酒,好好酿,时人不懂得异代有芬芳;好书如根,深深扎,此刻不开花盛开自

灯下漫笔